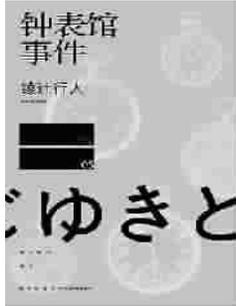


推理小说，常热不衰

推理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这一门类也涌现许多写作大师，他们的作品能够叫人激发心智，洞悉现实，走进最幽深的人性暗道，剖析复杂的人际纠结。批评推理的套路、给心中的大师排序，此版文章，可以领略今日城市阅读重要的一个支流。

——编者



拒绝套路

◆ 负二

北辙。职业警探(或侦探)极少采用“推理出案犯是谁，然后通过种种方法证实”这样的办案方式，他们依赖于对罪案现场发现的种种线索进行分析、被害人的人际关系网排查、目击证人访谈、科学搜证……等方法最终确定凶手的身份。执法机关复杂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阻碍、线索最终被证明是死胡同、同时侦办两个或以上的案件、侦探本人人身受到威胁等在传统推理小说中极少出现的情况则开始变得常见。

如果你笔下的主角是一个警探(侦探)，那么你最好对他们的办案程序有足够多的了解——总之，要让你的主角在“真实的世界”中行动起来，而不是靠观察、冥想和打几个电话、上网搜索来解决案件。

另一个更减分的问题在于：读者不再需要案件重演。

在古典推理时代，因为“诡计”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所以“揭示诡计”的过程就变得至关重要——通过侦探口述、案犯自白，或是犯罪现场重现的方式，其篇幅和内容都足以撑起一个故事的高潮部分。但随着故事重心的转移，读者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动动嘴就能解决案子的侦探和不反抗就束手就擒，并且坦白一切的案犯未免太娘炮，新世代读者期待的高潮是侦探与罪犯的最终对决，场面越失控越好——现在正当红的福尔摩

斯、华生搭档是盖·里奇式的，而不是柯南道尔式的。

与此同时，通过对话(侦探揭示、案犯自白)来解释案件中的“梗”也变成了一种非常糟糕的写法——事实上，你需要有能够上法庭的证据来给案犯定罪(比如指纹、DNA、微物证据……)，或是在案发现场将犯人当场擒获(击毙)的情节排布，而不是设计让案犯自白这种老套的方式(现在连律政小说都不用那么老的手法了)——如果你至今仍不懂“科学搜证”，却又想写一本以当代为背景的侦探小说，那么最好多看几集《犯罪现场调查》再说。

许多人都认为人类对电子技术的依赖和无处不在的监控让编一个精彩的犯罪故事比以前更难了，但也有人认为这些时髦元素让写侦探故事更容易。近十年出版的侦探小说的确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与菲利普·马洛、马修·斯卡德那会儿完全不同的时代。但你要知道，翔实的技术细节和互联网、大数据、手机定位之类的时髦元素并不能帮助一个烂故事变好。其要让技术细节变得时髦并不难，只要不是杰弗里·迪佛的“林肯·莱姆”系列或是《龙纹身的女孩》那种程度，查阅道格拉斯·莱尔(《犯罪现场调查》、《铁证悬案》、《豪斯医生》等多部悬疑罪案类美剧的技术顾问)出版的犯罪小说问答工具书就能搞定，但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却没有任何一本工具书能帮到你。

这个灰暗诡异的生活环境，就是对萨特这句名言活生生的写照。陷入一个以邻为壑、以人为壑的世界里，注定了特雷尔科夫斯基命运的荒诞与悲剧特性。托波尔亦真亦幻、悲剧与喜剧交织的手法，将主人公一步步逼入绝境，让人透不过气来，凸现了这种荒诞命运的残酷性。特雷尔科夫斯基逃离斯黛拉家后，恍恍惚惚中在马路被一辆汽车撞了；好心人将他送到医院，他却认定这位好心人是要谋杀他的杀手；在强行送他回家的路上，他暴躁地向司机扣动手枪的扳机，司机嘲笑他的玩具枪根本没有杀伤力，还假惺惺地安慰他“别哭，你可以买把新的”；被强制送回家后，他看见了三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其中一人长得很像他，他还听见了刽子手的马蹄声，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从窗边栏杆上掉了下去；醒来后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一身女装，警察嘲笑他是因为怀孕才跳楼的；小说的结尾，斯黛拉来医院看他，但她叫的是西蒙娜的名字，逼得他发出令人疯狂的尖叫……

特雷尔科夫斯基曾经发誓要抗争这诡异可怕的环境，为捍卫自己的生命而“战斗到最后”；他甚至用默诵乘法口诀和拉封丹寓言，“高声总结起十九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形势”的方式让自己的理智保持清醒。然而，这一切显得是那么可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病态的环境仿佛有一只精心算计的手，对他招招见血，步步惊心，决意要让他彻底迷失自我。

人的焦虑、孤独、异化与迷失，往往来自生存环境的险恶与命运的无法自主。

写下“最佳三部曲”这五个字，缘于一次偶然的搜索。打开豆瓣读书，在“书名/作者ISBN”栏输入“东野圭吾”四个字后弹出的数据是：按照读者评论数排序，第一位是《白夜行》，超过十五万人评价；第二位是《嫌疑人X的献身》，超过十万人评论；第三位是《恶意》，超过五万人评价。打分的排序也是一致的：第一位《白夜行》高达9.1分，第二位《嫌疑人X的献身》高达8.9分，第三位《恶意》高达8.4分。当十几万评出来的名单，与我的个人偏好不约而同的时候，作为读者，我默认这个名单是靠谱的，虽然我的这三甲顺序不同。

我看过的一本东野圭吾的书就是《恶意》，那也是我刚刚对日本推理小说发生兴趣的时候，之前我只喜欢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小说。《恶意》打开了我对日本推理小说的好奇心，它有点像阿加莎的《罗杰疑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堪称是向阿加莎·克里斯蒂致敬之作。这两部小说里都有一个说谎的男人，一个聪明过头的男人，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凶手和被害人是相识的，有正常交往的，这些人有正常的社交圈子，故事发生的场所是在正常的小区里，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至少在表面上都是友好的。在这些温情脉脉的伪饰之下，却深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意。杀人，可以是偶然的，没有预谋的，像天上掉下来一块砖头，或者，像走在小区里，被高空抛物砸中……但在偶然之中，又有必然的积淀，因嫉妒、嫌隙、不拘小节而累积的仇怨，最终被一根稻草、一丁点儿火花点燃，使不起眼的小人物爆发邪恶的蛮荒之力。正常之下的不正常，浅白对话下的紧张狂躁，是这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个亮点。

《嫌疑人X的献身》则是我心目中东野圭吾的最佳作品，没有之一。排在第三的反而是《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讲述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两个人的故事，却完整地呈现了东野圭吾最擅长的两件事：谈恋爱和玩推理。东野是可以很言情的，他的言情都是很压抑的，仿佛他很不看不上豪放的爱情似的，他故事中心的男女主人公，如果是正面的，几乎都是含蓄内敛的类型。这是他作为东方小说家的美学观吧。嫌疑人怀才不遇，最后把毕生最大的才华用在一件世人皆以为可笑的事情上，对他来说却是最纯粹、最美好的自我成全。爱一个人不是得到对方，而是尽全力保护对方。推理小说中常见的“脱罪”技巧，在这个故事里变成“揽罪”技巧，这本身已经够令人耳目一新了，锦上添花的是，其动机却是那么激人热泪之情之所钟，它令这个结构精巧、叙事节制的故事更添风华。至于《白夜行》，是另一种爱情悬疑，它的篇幅很长，两个人之间纠葛很长，时间跨度也很长，读完这个故事，会有一种虚空感，原来耗费半生精力，出生入死去守护的一份感情，本身是不存在的。这个故事没有信仰，也没有信任，而是各种虐待的展示馆，心理上的，身体上的，也许能满足某种猎奇心。它也有点自然主义的倾向，书中人物堕落、受难的时候，我很难感受到悲伤，因为他的行动是错误的，他的动机或者说动力是动物性的，既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同情。所以这个故事的故事看点可能就是“动物性”。

这也是东野圭吾令一些人着迷的所在吧，他可以写出很高贵的世界，也可以写出很低下的世界，他的题材和风格都有多元化的一面，而且他是从不畅销走到畅销的，他是狡猾而又接地气的。这份心态，这份成熟，这份任性，构成了他复杂的吸引力。

一句话看推理名人

◆ 陶媛媛

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的悬疑小说有工业时代的风华与罪恶，描绘了一个逝去的优雅的英式生活方式。

康奈尔·伍尔里奇

作为黑色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冷峻的推理中融入感人的爱情故事，深受希区柯克的青睐。

劳伦斯·布洛克

他的英雄亦正亦邪，是诗人，也是酒鬼，像上帝，也像恶魔，处在危险的边缘。

伊坂幸太郎

他打破了推理小说与人间喜剧的壁垒，他的故事有教科书般的哲思。

乙一

恐怖小说精英代表，他最大的优势是把推理小说写成黑色童话，读他的小说永远像一场未完成的成人礼。

赤川次郎

他最畅销的代表作是三色猫侦探系列，爱猫人士必读萌书，被猫眼看透一切的可恶之人，皆为可怜之辈。

东野圭吾「最佳三部曲」

◆ 陶媛媛

荒诞诡异中的人性变异

◆ 刘蔚

说起洛朗·托波尔，中国读者未必熟悉。但说到他的小说《怪房客》，许多人可能并不陌生，因为波兰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由法国著名女影星阿佳妮主演，该片被誉为20世纪经典悬疑恐怖片，知名度颇高。有道是：文学是电影之母。电影再好看，但无法完整呈现小说原作中包含的丰富信息及联想空间，最好的办法还是阅读原作。

《怪房客》讲述了一个带有悬疑恐怖色彩的故事：特雷尔科夫斯基经朋友介绍搬进一栋老式公寓。前面一任女房客西蒙娜从窗口跳下去，生死未卜，正躺在医院中抢救。她为什么要跳楼？特雷尔科夫斯基带着疑问去医院看望她，由此结识了西蒙娜的女友斯黛拉。从斯黛拉那儿，他了解到西蒙娜是书店营业员，喜欢独来独往，并没有什么认真的感情经历，因而排除了为情所困而自杀的可能。不久传来了西蒙娜的死讯，特雷尔科夫斯基心灵受到触动，但依然举办了一个家庭晚会，请来朋友庆祝乔迁之喜，却因声音太响遭到邻居投诉。他想安安分分过日子，但接下来发生的各种怪事却让他不知所措，一步步被逼入恐怖与绝望的深渊。他在墙洞里发现了两颗西蒙娜留下的血淋淋的牙齿；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他的房间，偷走了他的两个箱子；最让他惊异的是，他竟然发现对面大楼

里有个女人长得跟西蒙娜一模一样；他发高烧，烧退后竟然在镜子中认不得自己了，原来有人趁他昏睡时给他换上了女人的衣服，给他抹了口红，涂了粉底和假睫毛膏……

表面上看，《怪房客》是一部悬疑恐怖片，但那只是披在这部小说身上的一件外衣，发掘一个怪异荒唐的生活环境中被压抑的人性以及人性的变异，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特雷尔科夫斯基进入的是他自己压根没有想到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算计、猜疑和恐惧。在庆祝他乔迁之喜的家庭晚会上，有女人主动向他投怀送抱，但他明白她刚刚与丈夫离婚，房子归了前夫，她并非出于情爱，而是冲着他的房子而来。一个带着残疾女儿的女人战战兢兢地来找特雷尔科夫斯基，有人告发她深夜喧闹，她以为告发者是特雷尔科夫斯基，他对此一无所知。告发者其实是一个单身老女人，她处处刁难这对可怜的母女，处心积虑地要将她俩赶出这幢公寓。特雷尔科夫斯基逃离了让他晕头转向的公寓之后，情不自禁来到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斯黛拉家，他以为这是他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想不到房东跟踪而至，让他心惊肉跳，怀疑是斯黛拉出卖了他，只得再次落荒而逃。

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特雷尔科夫斯基所在的